

我的父亲张恨水

我的父亲跨越了两个世纪，

经历了数次的改朝换代，

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、一部传奇。

张伍◆著

中国历史系列

雪泥印痕

团结出版社



雪泥印痕

我的父亲张恨水

张伍◆著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泥印痕：我的父亲张恨水 / 张伍著. —北京：团结

出版社，2006.7

ISBN 7-80214-159-1

I.雪… II.张… III.张恨水(1895~1967) -
生平事迹 IV.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72313号

出版：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：100006)

电话：(010)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(发行部)

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总编室)

(010) 65244792 65126372 (编辑部)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mail：123456@tjpress.com(出版社) 65228880@tjpress.com(投稿)

65133603@tjpress.com(购书) 65244790@tjpress.com(投诉)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：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

装订：三河新兴装订厂

开本：170×230(毫米) 1/16开

印张：20.25

字数：200千字 **插图：**102幅

印数：6000

版次：2006年9月 第一版

印次：2006年9月 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80214-159-1/K·342

定价：36.00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，请与本社联系)



张恨水 (1895—1967)，原名心远，安徽潜山人，享誉中外的著名作家和报人，早年曾入南昌甲种农业学校和设在苏州的蒙藏垦殖学校学习。1919年入芜湖《皖江报》任总编辑，由此开始30年报人生涯。同年秋到北京《益世报》工作。1924—1925年《世界晚报》、《世界日报》先后创刊，主编其文学副刊《夜光》和《明珠》，并开始写章回体小说，发表长篇小说《春明外史》、《金粉世家》、《啼笑因缘》、《夜深沉》等，轰动大江南北。1931年创办“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”，1936年入南京，任《南京人报》社长兼编副刊《南华经》，1938年到重庆加入《新民报》，主编副刊《最后关头》。抗战时期，写下大量反映抗战题材和有关社会生活的小说，其中尤以《水浒新传》、《八十一梦》、《牛马走》震动文坛，轰动全国。建国后主要致力于改编优秀的传统民间故事。

张恨水是中国小说史上写作最多的小说家，一生中发表长篇小说 110多部，各种作品共计3000余万字。他也是其作品改编为其他文艺形式最多的作家，其作品被广泛改编为弹词、大鼓、评书、戏剧、影视剧等，仅《啼笑因缘》至今已13次被搬上银幕、荧屏。

著名学者刘半农称张恨水为“当今的小说大家”，台湾学者赵孝萱女士称他“最突出的地方”是在章回体、笔记体小说的书写传统方面，“写得比吴敬梓与刘鹗还好”。“张恨水现象”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富有传奇色彩的话题。

雪泥印痕 我的父亲张恨水

序言

我的父亲跨越了两个世纪，经历了数次的改朝换代，他的一生，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，一部传奇。



我在整理、拜读先父张恨水先生这几十张照片的时候，真是百感交集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，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，搅合在一起，涌进了心头，尝到的是甘蜜？抑或是辛涩？实在难以分辨。如烟的往事，又让我沉浸在父母关怀的呵护中，似乎有一个暖暖的熨斗，熨平了我心上的所有皱折，是那样的慈爱和温馨！

父亲生在清末的 1895 年，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二年，既是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，又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转型期。他的幼年和少年是生活在典型的封建社会，而他的青、壮年又经历了辛亥革命，建立民国和北洋军阀的内战及北伐战争，他的中年则是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锤炼，他的老年又是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，他的晚年，却赶上了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，他跨越了两个世纪，经历了数次的改朝换代，他的一生，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，一部传奇。

父亲生在江西，他的童年、少年时代，都是在那里渡过的，偶尔回到故乡潜山县小住，时间却不长。江西虽然是富庶的江南水乡，文风极盛，民情纯朴，但不像江浙那样得风气之先，而是比较闭塞、保守的地方。清末，照相术刚刚从西方传来，在江西那样传统的内地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照相馆，就是有，可能也是少之又少，照一张相可能是极昂贵的，所以我从没有看到过父亲童年时代的相片，但我似乎在刚回到北平时，在箱底里见过一张父亲梳辫子时的相片。

祖父去世得早，父亲过早地担起了负责家庭的重担，17 岁之后，都是奔波在崎岖坎坷的求生之路上，哪里会有心情去照相？抗日战争，他又带我们颠沛流离到四川，生活在山村里，据我记忆所及，在那 8 年的抗战岁月



里，我家的生活非常清贫，父母及我们，在那几年间从没有照过一张相，没有一张留影，让现代的人听起来，简直不可思议。

由于战乱，父亲年轻时的照片，大部散失，所剩不多。而损失惨重的，则还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中，按照那时的标准，这些照片都是名副其实、地地道道的“四旧”，是“破”的对象，所以在亲友处的父亲照片，当然“在劫难逃”，损失殆尽。留在我处的这几十张照片，就成了“海内孤本”，绝无仅有的了。父亲的百十本遗作和这些照片，就成了他留给我们的惟一财富，真正应了父亲自己的诗句：“手泽无多惟纸笔。”为了保存这些书和照片，免得被红卫兵一网打尽，我把它们藏进一只行李袋里，上面放些衣物，我和行李袋从此形影不离，我到哪里，它也跟到哪里，它和我共同下放到北京郊区的“五七”干校，又和我共同栖身在地震棚里，这样身不离袋，袋不离身地过了10年，可说“漏网之鱼”，侥幸保存下来。

苏东坡诗云：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；雪上偶然留爪印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”诚哉，斯言。人生恰如雪泥鸿爪，雪消爪灭，一片虚空，了无痕迹。而照片却正是在这雪未融、印未消之际，一瞬之间，把它定格下来，供后人翻阅。因为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“手泽”，所以我从来都是秘不示人，常常翻阅这些相片，以此慰藉我对父亲深深的思念。每阅读一次，就有一次新的领会。突然，我感悟到，父亲不经意间照的这些相片，是一部固定的历史，是他半生的写照；王右军所谓“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”，人们通过这些“陈迹”，可以遵循他的足迹，了解他的心路历程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改变了原来秘不示人的想法，接受了出版社的邀请，把这些藏匿多年的相片，整理付梓，“红卫兵小将”虽有始皇之威，我还能拿《尚书》于灰烬。是为序。

Contents 目录

1 序言

1 一、从张戴氏太夫人说起

7 二、江南水乡的学童生活

17 三、老书房的苦涩记忆

23 四、青年时代的挚友

33 五、主编《夜光》与《明珠》

41 六、《春明外史》的“外史”

51 七、民国的“《红楼梦》”

59 八、热闹非凡的《啼笑因缘》现象

71 九、父亲和母亲的婚姻

77 十、结婚纪念照的故事

83 十一、难忘的水乡“蜜月”

89 十二、“北华美专”与西北游

101 十三、以笔当枪的抗战者

109 十四、创办《南京人报》

121 十五、“国如用我何妨死”

131 十六、最后关头的《最后关头》

- 145 十七、《水浒新传》与《八十一梦》
- 153 十八、蛰居川东的生活情趣
- 163 十九、艰难岁月中的茅屋风光
- 173 二十、真人真事写《虎贲万岁》
- 181 二十一、举家东归 一路福星
- 193 二十二、北平办报挤破了柜台
- 203 二十三、北平“南庐”我们的家
- 213 二十四、京味十足的砖塔胡同
- 223 二十五、在北平的创作
- 231 二十六、巅峰之作《巴山夜雨》
- 241 二十七、病榻缠绵有3年
- 251 二十八、病中吟出的《病中吟》
- 261 二十九、恢复了写作
- 267 三十、东南游与西北行
- 275 三十一、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日子
- 283 三十二、情深意笃《悼亡吟》
- 295 三十三、父兼母职
- 301 三十四、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
- 309 三十五、父亲最后的日子

1

从张戴氏太夫人说起

说起来人们也许不相信，儒雅文弱的父亲，居然是数代习武的将门之后。



相片上这位慈祥恺悌的老夫人，是我的祖母，老人家姓戴，讳信兰，湖北孝感人，是个铜匠的女儿，自幼随其家迁徙南昌，在江西长大，略识字，是典型的贤妻良母，嫁到张家后，上敬公婆，下爱儿女，相夫教子，勤劳操作，把家事料理得井然有序，与妯娌互相敬爱，从没有红过脸，更不用说拌嘴吵架了。我的祖父讳耕圃，号钰，是曾祖的第三子，因而乡人称我们这一支为“老三房”。祖父自幼跟着曾祖习武，练就一身娴熟的武功，马上步下身手不凡，数十人近身不得，也是老行伍出身，出生入死，和土匪打过不少恶仗，保过五品军功，但却从未得到实缺。曾祖深谙军中黑幕，不愿祖父再蹈覆辙，于是聘请塾师，让祖父习文。可是祖父自幼练武，书底子薄，只读过几年私塾，当时年龄已不小，科举一途恐怕难以走通，根据他自身的条件，改学税务，所谓“学剑不成，一行作吏”，就在军中帮办。1900年前后，主办过浮梁工艺厂，后来就在厘卡子^①上当师爷，祖父为人正直，急公好义，厘卡子本是税收肥差，但是祖父在税卡多年，都是两袖清风，死后只留下薄田数亩，并无余财。

说来人们也许不相信，儒雅文弱的父亲，居然是数代习武的将门之后。我的曾祖父张讳开甲公，自幼习武，是家乡有名的大力士，身材伟岸，力



戴太夫人七旬晋一玉照
摄于1946年
11月18日

① 清末征收商业税的机构，主要设在水陆交通上。



① 引自父亲所著《剑胆琴心》自序。

大无穷，14岁时，“能挥百斤巨石，如弄弹丸”。^①15岁时，太平天国兴起，开甲公抽丁，被迫入湘军曾国藩部，从征十几年，出生入死，屡经沙场鏖战，虽然战功卓著，却因身有傲骨，不谙做官之道，更不善逢迎，因而未获上赏，终老一生，仍是宦囊羞涩。他目睹亲友流亡之惨，山河破碎之痛，闲时则喜谈论往事，并庆慰自己之九死一生。父亲曾于1929年9月18日在《上海画报》撰《技击余谭》一文回忆曾祖父：“所携军器，为矛一，匕首一，弓一。矛竹制，长丈余，矢端安铁簇，缀以红缨，使时，自侧立，右手执其端，左手前二尺余，专以刺击为事，非若优伶及卖解者之木枪，有挑拨飞舞等解数也，矛数之最精者，在能以右手执矛之尾端，能舞一圈花，而其簇，乃可碎人躯干矣。公力巨，能之，因是益以自豪。”开甲公不仅长枪大刀、沙场周旋的武功是如此的超群，而且还有一些超凡入化的绝技，也令人咋舌。江西夏天，炎热非常，成群的苍蝇飞来飞去，惹人厌烦。曾祖信手拿一双竹筷，向空中一伸，就能夹死一只苍蝇，百无一失，“筷”无虚夹，而被夹死的苍蝇，只是翅膀折断，身体依然完整，曾祖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绝技，使父亲惊奇叹佩，所以他把这一细节写入《啼笑因缘》一书中，即是关寿峰请樊家树吃饭时用筷夹蝇的神来之笔。这一描写曾被某些人认为“不真实”、“荒诞不经”，殊不知这恰恰是张家的绝技！

曾祖父非常疼爱偏怜父亲，一来父亲从小就聪明解事，二来他们祖孙之间还有一段机缘巧合的佳话。据我的大姑说，1895年，即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午时，在江西广信府，一位张姓游宦人家，降生了一圆头大脑、哭声洪亮的男孩，这就是我的父亲张恨水先生。在一阵欣喜忙乱之后，又隔了两三小时，佳音又传，我的曾祖父张开甲公，接到了提升参将（二品顶戴）的喜报，真是喜上加喜，因此曾祖父说这个孙子是“大富大贵”的命。岂不知造化弄人，父亲的一生，既不贵也不富，他远离官场也畏避商场，手耕笔种，糊口而已。

父亲是祖父的长子，从小就天资过人，善解人意，祖父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，因此给他取名“心远”，希望他志向远大，有所作为。这是父亲的正式学名，念私塾、上学堂，都用的是“心远”二字。但是根据张氏宗谱的“宗岁兆联芳，祖泽益福庆”排名，父亲的谱名则为“芳松”，但我从未见父亲用过这名字，也从未听他说起过这名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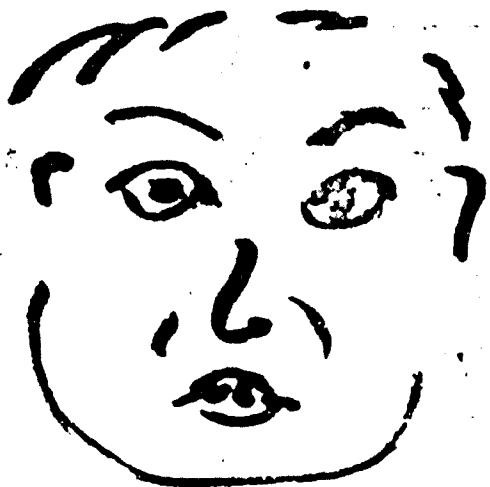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有三弟二妹。我的二叔名心恒，又名啸空，谱名芳柏。三叔名心

白，字朴野，谱名芳槐。四叔名心达，字牧野，谱名芳楠。三叔四叔是双胞胎，长得一模一样，因此闹了不少的笑话。大姑名其范，字竹影。小姑名其伟。

祖父逝世得早，祖母只有36岁，父亲是长子，不过17岁，小姑尚在襁褓中，祖父又没有留下余财，可想而知，祖母的日子有多么艰难，她含辛茹苦，把六个孩子抚养成人，实在是难！难！难！

正因如此，父亲事母极孝，是出了名的大孝子，对祖母的话是铭刻在心，从不敢忘，也从没有违逆过祖母庭训。父亲在写《金粉世家》时，知道祖母喜欢这部小说，就每日把报上的连载，亲自读给祖母听，不管多忙，他都绝不假手于人，成了他天天必做的功课！

1951年，我们搬到了砖塔胡同13号的小四合院里。父亲大病初愈，说话行动都很不方便，他得到了祖母这张照片，便把照片挂在北屋客厅正中墙上，每年的除夕，他都要让三家兄在院子里燃放鞭炮，父亲点上了蜡烛，毕恭毕敬，虔诚无比地向祖母像跪拜，年年的三十晚上，都要“接祖宗回家过年”，在他极其认真地做着这些事的时候，并不要求我们跪拜，他说：“这不是迷信，我是在做我心之所安的事，这样，可以让我的思念，得到一些慰藉。”1967年的除夕，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高潮中，他的亲友，大都在劫难逃，都在生死未卜之



慈母泪
自相



中，他的心情极其郁闷，身体益发虚弱，行动很不方便了，但他仍然没有忘记“接祖宗回家过年”，他让二舍妹蓉蓉用白萝卜切成两个蜡烛台，点上红蜡，我和内子搀扶着他，抖抖颤颤地向祖母像跪拜，荧荧的烛光辉映着他的脸，是那样的肃穆祥和。可能他有一种预感，两眼凝视着祖母像，脸上显露出一种孩子般的天真，嘴角轻轻蠕动着，似乎在倾诉着什么。霎那间，我有了一种非常温柔、非常圣洁的感情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

2

江南水乡的学童生活

父亲的学童年代，除了一段他非常珍惜的纯真友谊的记忆，就是在三湖镇的求学生活，对其一生影响之大，从此“跌进了小说圈”。